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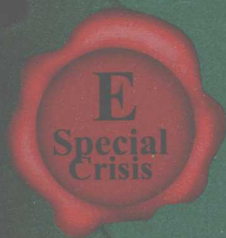


异校 秘典 危险 机

The works of Wu Shuyi
武束衣作品

异小说
书系

E



似真似幻的超能力，疑团重重的**阴谋**，

神奇浩瀚的**谜藏典籍**

超越《哈利·波特》，中国首座魔法学校

燃起**无敌的青春传说**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异校园 秘典危机

© 武束衣 2009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异校园·秘典危机/武束衣著.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09.7

ISBN 978-7-5470-0002-1

I. 异… II. 武…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08688号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北京朝阳新艺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字 数: 207千字

印 张: 8

出版时间: 2009年7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09年7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赵鹤鹏

特约编辑: 苏 轶 陈 蔡

装帧设计: 居 居

ISBN 978-7-5470-0002-1

定 价: 19.0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442

邮购热线: 024-23284454

传 真: 024-23284448

E-mail: vpc_tougao@163.com

网 址: <http://www.chinavpc.com>



电视里猛播《变形金刚2》电影的片花，老妈看着屏幕上飞溅如彩虹一般的碎片，皱眉说：“我们真的是不喜欢看这些东西。”

我则指向其实并不顺眼的擎天柱说：“可‘这些东西’就相当于我们的唐国强、王心刚啊。”

这个世界有很多谎言。

一部分是用来给说谎者制造利益的，另一些则会给听谎者带来好处。前者往往快速消亡，而后者可能生生不息地流传。

童话、传奇、科幻、武侠……

嗯，言情……

彼之一代记忆里无法逃开的港片、西片、武侠、日漫留下许多块镜面碎片，将现实交叉折射，映出全新的模样。那些承载谎言的躯体：嫦娥、玉兔、孙悟空、贝吉塔、圣诞老人、甘道夫、樱木花道、尹天仇、贤知……他们的出现，更让人类目力所及之处都蒙上了一层平行空间的光芒。

王小波在小说里说：“既然活在世界上，不管怎样都要挨打，那唯一有意义的事就是寻找神奇。”

寻找神奇，的确是一个我们曾努力过的目标。第七感的小宇宙，第八感的阿赖耶识，做不做得到都好。它让这些痴迷于想入非非的大头娃娃，在某个时刻开始，和其他人变得不同。

可见过平行世界的人，会在暗处被莫名撕扯着。既不愿像小孩全盘受着教唆与摆布，听见什么就信什么；却又舍不得完全长大成人，只用现实的眯缝眼去审视一切。心知肚明，一旦抛弃了神奇，就等于弃掉曾经的自己，毕竟有些事是我们真正相信过的。比如，能像《猎人》里的小杰般单纯而坚挺地活下去。

所以，费心费力写下个故事发布出来，一方面是为了让大众看得开心，共享一段思维经历；另一方面，仅仅是为了纪念神奇。任何作家，其实都一样，不管是在追求个性还是在拼命迎合，不管是在揭露还是在幻想。只要在写，写得出来的，都是神奇。

《秘典危机》这篇小说，虽然写就定稿总共花的时间不长，但小说中的这个世界，早已在大脑里盘亘近十年了。刀光剑影，意气风发，快意恩仇，兄弟相交，儿女情长。每个男生该都有过大英雄的春梦，必杀技的冲动，以一己之力抗击整个世界不公的凭空豪迈。于是课本上的学究最终会被篡改成骑上高头大马、擎出绝世好剑的将军；于是食指跟中指岿然立于课桌上，就意味着是踢南端北擅无影脚与百裂脚的一双精妙人腿；于是把家里所有液体掺进药瓶，便以为自己拥有了魔液；于是只轻轻碰下对方，却High到不行地说“你已经死了”。在穿越以文字横霸网络之前，穿越早就风行，每段阅读都是穿越，每次遐想都是穿越。我们无限羡慕那个并不存在的世界，因为它不存在。

一般来说，大人们老担心这是被滥用的意识暴力，但抬头看

看，我们何时又能真正放弃力量。谁都有自己想保护的东西，谁都希望付出有回报。强大的代价是巨大的责任，关键只在于——汝，能持否？

说到小说本身，有些惭愧。即便不过分谦虚，依然觉得笔下文字尚生涩，故事也略显凌乱，但它确实包括了作者想写的一些事，一些坚持，一些无奈，一些选择。一个异色的校园，一群有真实存在感的少年，他们用尚且稚嫩的身体和性格，演出了只属于青春泛滥时刻的几出悲欢戏。那些他们认为重要的，就是重要的。哪怕是其中难以掩盖的轻佻、做作、装B和冷到不行的小笑话，也是重要的。

这，便也是我对自身年华赋予的一点点，神奇。

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我将会欣喜地在虚空中推杯换盏，如果你不喜欢，我也十分理解，毕竟，这只是谁都经历过的青春躁动，和谁都会有有的想象力。

万分感谢为这本书付出劳动的这条万榕书业出版流水线上的所有人，虽然我也无法具体细知你们都干了啥事。一切的一切，就以豆子为代表吧，毕竟我只跟他在接触……过程中鼓励甚多，意见不少，其中讨论过程令人受益匪浅。书终究顺利出来了，在浩瀚书单中，有你我一次击掌。

希望能有继续合作的机会。

以上，那就这样。

武束衣

二〇〇九年六月八日



Contents

Chapter 1	刀锋起舞	001
Chapter 2	海底捞针	049
Chapter 3	暗夜迷踪	089
Chapter 4	步步为杀	127
Chapter 5	血腥博弈	173
Chapter 6	心有旁骛	205
Ending	尾声	247

Chapter 1

刀鋒起舞

E
Special
Crisis



天，亮得很早。

我眼睛斜斜地看着窗外，手在被子里摸裤子。记得昨天裤子是叠好后放在了左脚边，但是现在我不能确定具体位置，因为我想不起昨天初始的睡姿是仰着还是趴着。

花迹斑斑的窗玻璃透着不确定的光，可以确定太阳已出来一小会儿了，寝室里其他人仍在熟睡中，相信今天我又是最早一个到班的了。

静静穿好衣服，洗好脸，剥了片口香糖在口里含着。

宝贝佩刀躺在枕头下，我昨晚似乎听见它在不停地跳动。

因为要考试，偷袭的事让人感觉不会发生了。大家忙着把平时因对战而耽误的功课补起来，不过杀气依旧弥漫，弄得久了连老鼠都麻木了，这不是好事，是的，这不是好事。

锈得不像话的门轴要不发出一点声音地转动，不是一般人能行的。可我就能做到，所以我能悄然而无声地出门，不打搅还在二重甬唱的俩家伙。

食堂吃饭的连个鬼影子都没有，服务台后的老头望着我嘿嘿直笑，那笑声像是刮过骨头的铁丝发出来的，我知道他想干什么。

“喂，还少找我五毛钱，不常来，真把我当新生了。”

他很快收敛了表情，变成一具干枯的僵尸。哦，对了，这只是个

比喻。

啃着面包，进教学楼。

我总担心着要出事。

果然就出事了。

地裂。

加刀气！

刀。

刀？

好玩……

并非真的地有裂开，这是攻击前奏的几种方式之一，攻击者发出两股劲力，通过地面反弹，冲击对手面庞，使其产生面前大地裂开的错觉。这样的招数很少见到，因为实在很傻，又费力又不讨好。

心里暗想，好久没有人这样玩儿了，是谁功力突飞猛进了？可最近没听说谁在练斗气系的功夫啊！

想归想，还是要闭上双眼，毕竟这样会好受一点。我知道攻击会马上跟进。

不出所料，一把长刀迎面而来。

虽然眼前一片漆黑，但刀的位置、速度、角度我可以完全掌握。

我疾退，疾退，退至靠外围台阶的石柱边。

刀锋由竖砍变为横扫，我暗笑，身子一侧，向刀柄处撞去。

刀在柱边一弹，火星直冒。那家伙真容易上当，想退，可是晚了。

我已经来到他近前。

右手一伸，我抖出袖中的刀，反握，想也不想就往他颈上抹去，我没有用最快的速度，因为我大约猜到这次偷袭的真正意义。

他的反应也算够快，头向后一仰，左手上抬，意欲扣住我的手腕。

我微微一笑，右手不动，就那样让他扣住。

他把我手腕扣死后，又在刹那有些许松动，这说明他内心的惊疑，他在怀疑这是个陷阱。

当然是陷阱。

我轻松地把刀从右手换到左手，仍不减去势地挥刀向前。

他正要拧腰，我反手扯住他袖子。

袖子布料很滑，顷刻从我指尖溜走。

他已毫无成效，此时此刻不得不退。

我也见好就收，只是加送一脚。未必非要让他接住这一招。

“砰！”脚踢上刀背，毫不花哨，他借势后飞，我也借势后飞，落在原地。

收刀回身。我睁开眼睛，面前这个人从未见过，而且他……不，她还是个女生。

我尽量让自己笑得灿烂，对她说：“欢迎你，新同学！”

对着她离去的背影，抖抖脚。

早自习没人管，后排一群无聊的人不知怎么又从天气聊到“无”的事情，可说来说去谁也不能证明自己达到了或者曾经达到过这个境界，吵闹再多也是白搭。再说心法境界这也不是什么国际标准，没什么绝对证明的意义。就像你数学老考高分，但又不够格参加奥赛，到底能不能叫“数学好”呢？当然也没人会因此看不起你，毕竟大部分人眼中就仅有个亲爱的及格线。

芋头在前面一个劲抄课文，这是英语课文背得磕磕巴巴的奖励，本来上个星期便要交的，老师一时忘记警告，他就乐不思蜀地过了个周末。现在经人提醒想起来，于是即刻在纸上开始游走，下笔如飞，

我怎么叫也不回头。今天好不容易我有兴致聊天，却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

看来世界改变对于各人影响还是千变万化的。

既然闲得无聊，就回忆回忆学校的事吧，可能有人会想知道。

宿辰学院，建校于六十四年前，捐款者坚持要冠以这个古怪的名字，不知道是代表什么，自然也没人会提出反对意见。金灿灿的牌子挂上，半身铜像立上。作为一所私立学校，这地方硬件设施其实并不算有多好，但建校初期自由招生时，人气却一反常态地旺。不知是否宣传失误，这里被大量神学爱好者充斥着，各种肤色各种信仰的学生们常常会为了无法统一对头顶上的诸神的认知而大打出手。一打就是上百人的规模战，也没什么技术含量，桌子椅子一毁就一大堆，到最后用的武器基本是牙齿。开始校方还怕家丑外扬，况且这种由敏感领域所引发的麻烦还真不好管，于是校方不住封锁消息，对外宣称是年轻人活力的表现。

可闹着闹着校方的头就肿大了，学校毕竟是学校，如果影响到课程无法正常进行，那收下的高昂学费就变成诈骗的证据了。但即使报警也无济于事，敬爱的警察叔叔们对那些眼神清澈如湖水一般的孩子着实无计可施，加上宗教团体对自由信念的高呼，他们也只好高抬贵手。

改变从三十年前开始慢慢地出现，不知是有意还是巧合，新生里出现了许多拥有武技的人。他们在非正常渠道下开始推动私斗制的完善，麻烦总是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有什么矛盾基本上是依靠单挑解决，而各种小团体也由于生存的需要开始不断吸纳不同的合作者。如此一来，真正战斗的源头——信仰问题反而慢慢地没多少人关注了，纯粹的闹事者被逐渐过滤掉，留下来的都是为了打而打的人。想痛痛快快打可以当面下战书，把握不足也可以在暗中偷袭，只要不怕人家报复就行。总而言之，学生们越来越感兴趣的是各种古武术以及新技能的修炼，有关怎么让自己变得更强的道具和门派秘笈也在暗处不

断流通。

学校运作以微妙的速度趋向统一，校方只是不动声色地高薪请回来几位能控制局面的强者担任行政工作，再投以巨资于学校内部设立设施齐全的保健室（那简直就是一家中型医院）。学生开始若无其事地在课堂上谈论迷烟、暗器、擒拿、神打、奥义等等。

在宿辰学院，由于师资来源庞杂，身边同学也随处是高人，接触各种以前不可想象的技能都只在片刻之间。只要聪明一点，想做到品学兼优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平衡学习与修炼的关系，毕竟校方对文化课的成绩从来没有马虎过。想要安然无恙待到毕业，除非精通各种反暗杀技巧，又或者在某一方面修炼到无人能敌，再或者能熟练运用心理躲开冲突——当然如果这样的话，来这间学院的意义便丧失大半了。

这是个提前让你享受复杂残酷的成年世界的小窗口。

但对外界而言，宿辰只是一间优异的输出各种人才的中学，最近几年还增设了超能系统班，针对许多高风险行业训练特殊能力的学生，受到社会各界小范围好评。

就这么回事。

“喂喂喂！”芋头兴冲冲转过头来，打断了我的思绪。

“课文抄完了就这么兴奋？”我正拿着笔在课本插图上给古人改衣服，一件燕尾服眼看就要完工了。

芋头摇摇头，掏出一张表：“听说要转来位美女，老师正开会研究让她来咱班还是隔壁三班，三班比我们人少，所以现在赔率是1赔5，要不要下个注？”

“又来了。”

“我知道你只关心你家田小姐。清高是你的权利，询问是我的责任，押三班的人好多，这么简单的事捧个人场总可以吧。”芋头笑里

总像浸泡着不怀好意。

平常我是不怎么参与这种虽难得但纯粹无聊之游戏的，可今天心中似乎有种感觉让我对此事产生奇怪的兴趣。这个人，好像会和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至于为什么，我不清楚。

“好……啊。”我掏出五十张饭票排在桌上，“押在我们班。”

“不会吧？”芋头眼睛瞪得要掉出来似的，“这么大手笔！这星期你把练气术修成了吗？饭都不用吃了？”

“胡说，练气术又不是我在玩，只是突然比较有信心罢了，少废话，你收不收。”

“收——so funny！”芋头赶快把饭票都拢在手里，转过身去时，眼中还带着惊疑。

铃响三声，门被徐徐推开，班主任“老怪物”大步走进来，将一把飞刀当啷甩在桌上，摇摇头：“你们手劲既然还这么弱就别去招惹数学老师，要我说多少次，这样发暗器只是送把柄给人家，她用一只眼睛就把你们刀上的名字看清楚了。刚才年级组里还谈了这个事，弄得我相当没面子。具体的人我就不念了，下课自己来讲台取回。”

我注意到，左侧的卫影脸上露出一丝难以叫人察觉的微笑。

“不过，数学老师强调，有个人一定要批评。”老怪物从课夹里又取出一把刀，“就是（他故意环顾了一下）……卫影同学，仗着自己技巧好，跟在别人刀路里，试图想隐藏自己的踪迹。这种投机取巧的心态本身就不值得表扬，结果呢？结果就是数学老师一把抓起来，你把这把刀夹在里面了。”

全班常规无差别哄笑几秒钟，卫影脸上看似依然毫无表情，但脸色却微微由红转白，我看在眼里倒是引起一阵畅快，谁叫他平时那么自以为是。

老怪物顿了顿，接着说：“马上有几科文化课考试，大家都要尽力！别把心思花在些浪费时间的地方，受伤的话又……”

芋头回头，悄悄对我露出一个奸笑，仿佛在说：怎么着？都讲到学习了，美女的事儿准没戏了吧！

我勉强笑了笑，有点为接下来几天的中饭担忧。谁料老怪物在台上话锋一转，突然讲道：“我们班来了位新同学，大家欢迎。”

一个淡黄色的身影从门外走进来，她文静的样子与今早我所见到的形象大相径庭，不知她怎么能抽空换了衣服。

在一片惊叹与咽口水声中，她点了点头，并没有作自我介绍的意思，只是带着浅笑望向老师，似乎在问该坐哪儿。

老师缓慢环绕着全班，不过我知道最后目光一定会落在我这的，毕竟目前就我身边有个空位置。所以我故意低下头不接受那些随之而来的忌妒目光。

余下的整个早上，坐在我身边的她始终都不发一言，只顾着往本上记笔记，即使黑板上空空如也依然不停。

看来她学习不会太坏，到时成绩榜上又免不得有番腥风血雨了，咳，反正与我无关，我始终就处于一个安全的位置，没人妒忌，也不会丢人。

上午课程结束，一干人等摩拳擦掌赶着去食堂抢饭，门框被挤得轰轰响。我则开始慢条斯理地清数自己的赌注所得。

芋头笑嘻嘻地凑到我面前说：“作为一个赌徒，我祝贺（我心知是诅咒）你赢了；作为你朋友——大哥，分点红给我吃个中饭吧。”

“哦？”我故作吃惊看着他，“吃红一般是股东才有的享受啊，不然就是……大茶壶！你是哪个？”

他露出一脸无可奈何：“怎么说都行啦，你总不忍心看我饿肚子吧！”

“我当然忍心了，愿赌服输嘛。”我故意板起脸。

芋头像是做出什么重大决心似的一拍桌子：“大不了我做一个星期的寝室清洁！”

“这可是你说的啊。”我笑着递给他几张最破的，他像怕我反悔似的叫了声：“不言谢！”溜烟遁了。

芋头进学校第一天就显得与别人不太一样。我们第一次离家过集体生活，总会好奇地到处看看（尽管寝室就巴掌大），一般都是让父母帮忙整理行李。而芋头是自己背着个和肉身全不相称的大包，不声不响就闪进来，后面跟着他唠唠叨叨不歇气的老妈。在满是灰尘的床铺前，我们还在盘点那些掩盖不住的兴奋，芋头却已经闷声不响地去打了一盆水来开始擦拭床架子。

当时的印象就是，这人挺老实，也挺懂事的。

自然后来我知道上当了，他这番模样就是做给他老妈看的，或者说，在他老妈面前，他那些云山雾罩的话根本就是小儿科。芋头告诉我他是单亲家庭，父亲很早就病故，母亲带着他搬过四五次家。或许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他养成了一种凡事乐观的强大性格，任何挫折和打击都似乎不可能影响他。

所以朋友都不怕打击他。

芋头跑得猛，我也想闪了，但当我要起身，却发现身边的她把部分气锁在课桌周围。

这些玩意对我来说当然毫无影响，可女生既然表示出要和我谈谈，我就此扬长而去太没有礼貌。

毕竟日后抬头不见低头见呢！

于是我默契地坐下，等候她发言。

她还真是在忙，一直整理着写下的笔记，不过在我胡思乱想这当儿已经弄完了。她转过脸来对我微笑，我当然报以同样程度的微笑。